



# 南宋沉船、疏勒古城、石峁古都 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 挖了啥

□ 奚牧凉

你见过那种热搜吗？清华大学惊现95座古墓 躺着上清华 上学如上坟 曾因一次这种热搜，媒体朋友托我联络考古领队，前者翘首以盼，后者却哭笑不得。因为这些 高校古墓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大多普通，谁料因学术外的机缘巧合吸引了大众关注。

其实啊，有多少考古学家不盼望着大发现呢？只是这大发现不能是吃瓜群众的津津乐道，而要达到学术语境石破天惊的境地。那就在清华大学发现的古墓绝大多数属于明清，若在过去，这种年代晚、数量多的墓葬甚至可能会被当做扰土 匆匆处理掉。相比之下，年代古早 数量稀有 保存完整 内涵丰富，才往往是考古学家青睐墓葬与否的加分项，且看各种 N大考古发现 榜单，莫不如是。

然而，细细想来，明清历史就不重要吗？其貌不扬的考古发现中就读不出历史吗？大师苏秉琦成名于《瓦高》的研究，瓦高 是一种陶制的煮饭锅；而另一位大师夏鼐也强调，考古不是挖宝，挖出什么 是次要，怎么挖 才首要。

所以我觉得，考古本就是历史拉入现实的科学法术，一次次制造着交叠古今的现代奇迹。无论考古学家还是大众，谁都难觅图个新鲜、盼个热闹，这再合情合理不过。电影《英雄》让秦王大殿前万箭齐发，人们集体见证了影像奇观的厉害。而当你步入秦兵马俑一号坑的大棚，两千多年前的地下军阵就真在你眼前拉开阵列，文物奇观更动人心魄。

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：古人对奇观的判断，未必与今人相同。美术史家巫鸿曾说，中国人会动用非同寻常的体力、智力、人力、财力，制造于他们而言非同寻常之物，使其成为巫鸿所定义的纪念碑。从这个角度，立于东汉墓前的石构建筑 墓阙（一种脱胎于门、但因不再附墙而已无实用性的门）便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碑。造墓人甚至会为其几近倾家荡产，只因在重视孝道的氛围中，墓阙是孝行的实物化象征。

近两千年后，这种具有重要历史、艺术价值的文物，自然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。在1961年公布的180项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东汉墓阙占据七席。然而对大众而言，相比故宫、司母戊鼎这些纪念碑，东汉墓阙如今并不那么闻名。在奇观成为生活刚需的如今，只有能让人收获开心、满足、安全、叛逆等感受的物件，那些能从物件表象背后再收获内涵的符号，才配得上奇观之名。既如此，奇观未必是文物，朕亦甚愿你折扇、以假乱真的横店紫禁城、动起来的 多媒体版《清明山河图》 都可以是。

居伊·德波在他那本著名的《景观社会》中说，真实的世界已变成实际的形象，纯粹的形象已转换成实际的存在。当考古学家从泥土中取出的不再只是文物还有奇观时，两个平行世界就此展开。

只是我担心，如今那些啧啧称奇于西安挖地铁，最累的居然是考古队的人，与那些忧心忡忡于西安地铁二号线挖出很多文物，对文物的破坏大吗？的人，能互相理解吗？

## 源流一物

# 独孤信的一枚玺印 一场侧帽风流的想象



文物：西魏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 
出土地点：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 
保存地点：陕西历史博物馆

天子临轩赐侯印，将军佩出明光宫。发源于商周时期的玺印，代表着政治权力、商业凭证、私人征信，在中国古代一直是重要的信物。孔子以信为君子立身之本，独孤信的名，也是宇文泰 以其信著遐近，故赐名为 信。独孤信没能看到三位女儿的夫家相继成为帝王，当初的风度弘雅 奇谋大略 恒往矣，一枚 有殊于众 的玺印，是他留给后世最好的信物。

## □ 魏子元

清康熙十七年(公元1678年)，风流才子纳兰性德的第一本词集《侧帽集》问世。这位曾写下一生一代一双人十年踪迹十年心 这首词句的纳兰公子，想必也是自负孤傲之人，为何会将自己的首部词集冠以 侧帽 之名呢？故事还得从一千多年前这块多面体印的主人说起。

这块印的主人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美男子独孤信。关于他的容貌履历史载，《周书》《北史》中均提到 信美容仪，善骑射 信既少年，好自修饰，服章有殊于众，军中号为独孤公子 信风度弘雅，有奇谋大略 史家们似乎觉得这些华丽的辞藻在他的容貌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，于是在正史中不惜笔墨地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：信在秦州，尝因猎日暮，驰马入城，其帽微侧。诘旦，更见有戴帽者，咸慕信而侧帽焉。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。（《周书 独孤信传》）

时至今日，我们已然无法一睹独孤信的风采，但是这段 侧帽风流



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的铜礼器组。

显示出南宋海外贸易的繁荣。

关于神秘的沉船，普通人最关心的除了船上有什么，还有，船是什么时候沉的？南海1号 沉船中发现的铜钱，最晚的年号为南宋孝宗的 淳熙元宝 款（公元1174年-1189年），同时根据相关金叶、银铤和瓷器的推测，沉船属于南宋中晚期。沉船中还有一件德化瓷罐，上有癸卯年墨书，南宋淳熙的癸卯年为1183年。由此推测，该沉船的出航应在1183年。

巧合的是，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，现存13方宋代 祈风石刻，其中一则是刻于南宋淳熙十年，即1183年。祈风，是为即将远航的商船祈祷一帆风顺，南海1号 经研究确认是从泉州出发，不知当时是否正是为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目送它意气风发地启航。只是没料到，当我们再次看见它，却是在800年后 南海1号 现藏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。

让我们把目光从大海收回，下一站要去的是两千年前的汉代西域。

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，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，北与奇台、吉木萨尔等绿洲相连，南越天山可至吐鲁番盆地。遗址由城址、手工业作坊和墓地三部分构成。城址位于遗址东部一座突出的山嘴上，大致呈长方形，南北长380米、东西宽280米，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。城池依山形水势而建，北、西筑墙，东、南以深洞为屏障，地形险峻，易守难攻。

考古学家说，石城子遗址是迄今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、形制基本完整、保存状况完好、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。但石城子的名字过于普通，它还有一个更显赫的名字 疏勒城。

公元前60年，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，统辖整个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，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归入中国版图。公元前48年，西汉在今吐鲁番盆地，设 戊己

校尉 管理屯田事务，戊校、己校分驻天山南北。东汉明帝时，遣西域都护陈睦驻乌垒（今轮台地区）、己校尉关宠驻柳中（今吐鲁番鲁克沁），戊校尉耿恭屯金满城（今吉木萨尔地区）。

根据《后汉书 耿恭传》的记载，疏勒城最惊心动魄的往事，与这位叫耿恭的将军有关。汉明帝永平十八年（公元75年）3月，匈奴北单于以两万骑兵进攻车师国，车师王被杀，匈奴乘胜挥师指向金满城。耿恭先是依靠弩机取得了战术优势，延缓了匈奴骑兵的突击力量；5月，他放弃孤立无援的金满城，转移至疏勒城。石城子遗址以麻沟河为深洞屏障，与史书记载的 恭以疏勒城旁有洞水可固，互为印证。

当年7月，匈奴又来了。此时，留给耿恭的只有一座孤城，西域都护陈睦和己校尉关宠，都被匈奴大军包围于柳中并牺牲，朝廷又因汉明帝驾崩而无暇救援，最后，连车师国都和匈奴连兵了。数月后，数千士兵只剩下几十人，但决不投降。

公元76年正月，继位的汉章帝终于同意发兵援救，大军在交河城大败匈奴。当援军的一个支队艰难地赶到疏勒城时，这座被积雪覆盖的死寂之城，包括耿恭在内，还活着26个人。当这些人随军回到玉门关时，只活下了13人。

疏勒城只有一处城门，城门遗址也已被发掘 可以想见，耿恭当年就是站在这个城门上怒斥匈奴的劝降的。当历史有了可见可触的实物，往事就不再如烟。

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终究不算太遥远，有的神秘古国不知从何起，也不知何所终，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，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如此。

石峁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，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支流 秃尾河北岸的梁梁台原之上，距今约4000~

4300年。连续9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，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，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 宫城 性质，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、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。

石峁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，以皇城台为中心，内、外城以石砌城墙为周界向内拱卫，巍峨壮观，气势恢宏，是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。然而，如此庞大的建筑，谁建的、为什么被废弃、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后来去了哪儿 种种谜团，都暂时无解。

有考古学家称石峁城是黄帝的都城，但马上引发了学术争鸣。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这个黄土高原上的神秘王国都邑，有过极致辉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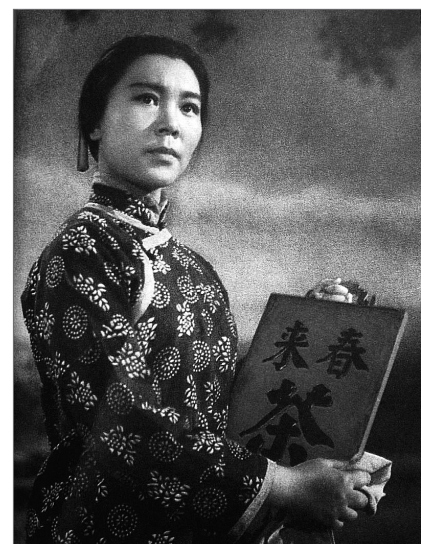
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，最 资深 的是三处石器时代的遗址 陕西西郑沱遗址、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。那时候人类还没有文字，只能靠考古学家的发掘来还原他们的生活。

沱遗址罕见地保留了距今10万-1.5万年间的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，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说法，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；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，总面积40余万平方米，近几年发掘出土玉器120余件，加上以往发现，总数超过200件，这是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；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有着国内已知最早、最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，还发现了双轮车的车辙痕迹 布局方正、中轴对称，严整的规划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源头。

遗址不会说话，考古不是挖宝，很多发掘出来的东西也并不 好看。但在这些深埋黄土的细微处发现一些新故事，除了满足现代人想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好奇，或许也能为到哪儿去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。

## 中国衣裳

# 小小蓝花布袄里的大历史



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阿庆嫂身着蓝花布袄。

## □ 李任飞

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的著名唱段 智斗，至今仍有很多人喜欢。在欣赏京剧艺术的同时，也有很多人注意到阿庆嫂身上的那件蓝花布袄。戏剧中的主角 形象必须典型且鲜明，服装会对角色塑造发挥重要作用。蓝花布袄之所以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就是与角色匹配度高的结果。

蓝花布袄看似简单，却是在长期历史积累之后才得到定型。中国古典最典型的服装形制是上衣下裳，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深衣、长袍，以及多种裙装。汉服通常强调

宽松自然，所以仙侠题材的影视剧往往借它来表现飘逸出尘的仙气。但阿庆嫂不是神仙，而是劳动女性，所以她的服装要符合社会身份。历史上，虽然官贵女性也曾流行穿紧短的上衣，但时尚毕竟不是长期现象，紧短的服装仍以劳动者穿着为主。

袄 是有里子的上衣。阿庆嫂小袄的右衽、盘扣、立领，每种元素都是在出现一段时间之后，最终被定型到这一款式当中的。比如，右衽，是从周朝开始的主流形制；盘扣，一般认为是游牧民族传入，最早见于宋代文物；立领，汉民族服装使用立领最早见于明代皇后的画像。由于盘扣和立领后来成为旗袍所用，很多人误以为来自旗袍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的清代服装，上衣并没有领子，天冷风大之时另用一件披领围在颈部。

阿庆嫂的这件小袄，已经与早期汉服在款式上有较大区别，但领口和开襟的圆弧，以及肩部的圆洞，仍然能够体现出中华女性温润柔和的典型气质。

第二，颜色地位。女性爱美，服装当然也有多种颜色，而蓝色与其他色彩相比，与劳动者身份更为贴近，也与中国人的气质较为贴切。在周朝时，中国出现了五种正色构成的体系，既黑白红黄青等五种颜色为正色，地位高，而其他颜色为间色，地位低。即便同为正色，五色之间仍有地位差别，其中夏尚黑、商尚白、周尚红，黄色又在隋朝开始成为至尊色。

只有青色，即便在作为官服色的唐朝，也只是八九品的地位。在古代，青色的概念比较模糊，绿、蓝、黑三色都常被混称为青。但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句话可以看出，在周人心中，两者的确存在差异。作为正色的青地位偏低，作为间色的蓝色当然也不可能超过。古代染蓝技术发达，成本较

低，也是被普通民众广泛采用的原因之一。

当然，蓝作为色彩，也有其独特魅力。它能带给人冷静、雅致、内敛的感觉，这恰能与儒家谦逊低调的倡导相吻合。阿庆嫂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，这种冷静被一身蓝色衬托得十分突出。

第三，花纹类型。劳动女性的服装不能出现龙凤麒麟仙鹤等珍禽瑞兽，所以花纹多为普通的草木花鸟等细小图案。但古人内心同样也向往圆满丰富，往往会把一块衣料布局成草木繁盛、生机盎然的感觉。在蓝色所传递出含蓄低调的基础上，花草造型则显现了中华女性细腻丰富的内心。京剧《沙家浜》主要讲阿庆嫂的对敌斗争，角色性格有顽强的一面，但是她 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 说说话来滴水不漏 等特征，与细腻精巧的花纹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呼应。

第四，印染工艺。古代花纹制作，一般有绘、绣、织、印染四种工艺，难度依次递增。绘、绣两种工艺操作难度较低，但无法规模化，所以当技术发展达到一定水平，机织和印染就成为主流。秦汉之际，已经可以把文字织入布匹；隋唐时期，印染技术取得重大成就，出现了夹缬、绞缬、蜡缬等典型工艺。

所谓夹缬，就是在两块平板上对称镂刻出花纹，然后相对夹紧织物，于是部分位置无法着色，最终蓝白互相衬托形成花纹。其中，大部分夹缬印染出品的是蓝底白花，被后人称为防染法。如果说夹缬还有可能印染出白底蓝花，并非全部使用防染法，那么另外两种 绞缬和蜡缬，就没有例外了。

所谓绞缬，是用线绳对织物做局部捆扎，染料便无法深入捆扎部分而留下空白。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会产生晕色效果，但需要高超的捆扎技术，花纹的表现力也很受

限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民间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扎染，也是同样的原理。

蜡缬同样运用了防染方式，但是防染的手段改成用蜡。用蜡直接在布匹上绘制图案，布料着色晾干后去蜡可得到花纹。这种方式花纹自由，并且由于蜡迹可能出现裂纹而产生独特的效果，不足之处在于绘制重复花纹的难度较大。

这三种工艺采用的防染方式，花靠非花反衬而呈现。这与绘画当中笔墨用于主体，靠留白突出图案的思路正好相反。可见老子所说 有无相生 的道理，在绘画和印染艺术上完全可以化为实际操作。

一般来说，夹缬、绞缬、蜡缬等传统工艺更适合单色花纹的印染，但令人惊叹的是，隋唐时期的能工巧匠可以运用这些工艺印染出彩色花纹。在《中华古今注》中记载：隋大业中，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，赐给宫女以及百官的母亲和妻子。

唐朝的印染技术成就空前，彩色夹缬盛行。日本正仓院收藏了一件文物，绀地花树双鸟纹夹缬衫，可以让现代人见识到那个年代的精彩。如果没有对复合染色原理的充分理解，如果没有镂刻工艺的精密到位，怎可能有这样精彩的成品流传下来。当然，彩色夹缬的造价太高，只有宫廷有财力消费，所以民间只有单色花布流行。

蓝花布袄当然不只是阿庆嫂一人的着装，现在也有一些场所用来做职业女装。服装一直都是文化的载体，每一件传统服装背后都有丰厚的历史底蕴，都有祖先的情感和智慧，都有温度和梦想。

（作者系百家讲坛《中国衣裳》系列讲座主讲人）